

一对喜鹊是这样飞进我生活里来的。

3年前的9月份,新房的钥匙终于发下来了。一家四口,50平米的房子,每天早上争抢卫生间的生活,的确让我对新房子有些亟不可待。那时,爱人刚好退休在家,我就策动她装修新房子。她认为这是男人做的事,显得有些犹豫。我说现在的装修只是个用心 的事,根本不用你自己去做。再说男人粗心,往往装修出很多的家庭口舌。她觉得这话有理,沉默片刻后便答应负责新房的装修。其实,她也知道这事根本指望不上我,犹豫一下是为了让我说更多的好话。

我们蒙古有这样一句话:视被窝大小,伸自己腿脚。如今的蒙古人习惯用这个道理规划自己的生活。我们装修的原则也很明确,就是量力而行,冬暖夏凉,不为难别人,也不麻烦自己。爱人进入角色还真快,不几天就勾勒出了一个新家的大致。值得高兴的是还给我设计出了一个看书写字的专门空间。

一天跟着爱人去看6楼的这套装修中的新房,爱人径直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叫我过来看一下。我走过去一看,看到了在窗外的铁架子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粗细不等的铁丝团和干树枝。她说,这是正在修筑的喜鹊窝,一对喜鹊与她请来的装修工前后脚来到这里,在我们家放空调外置设备的铁架子上开工筑巢了。装修工今天差点把它拆掉。如果不拆,空调外置设备就没处放。爱人问我:“拆,还是不拆?”

我马上想到了强拆,想到了因为强拆正在失去家园的乡亲们,因为强拆正在形成的新的复杂的矛盾形态。官员们为何不能从老百姓的角度去规划发展呢?由此导致的不满和怨愤该怎样去解读和化解呢?喜鹊倒和人不同,也不怕它怨恨什么,但我经思考就说:“不拆!”爱人说,她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我们家里家外的两个装修工程相安无事地进行下去了。

小时候,住农村土房,房檐下有很多麻雀窝,清晨常被唧唧喳喳的声音叫醒。春天时,燕子也飞来,屋里屋外随意筑巢。那时候,我的想法和花猫的想法差不多。但现在不同了,我想喜鹊既然选中这个地方,肯定有它的道理。与其拆掉,还不如把那个地方让它去,顺便也沾沾喜气。再说,喜鹊在自家窗台下筑巢,也觉得稀奇和吉利。有了这样的想法,注意力自然就转向了对那喜鹊和它们正在修筑的窝。平时,下班回家都和爱人打听一下它们的情况,一到周末自己就跑过去以帮忙的名义观察喜鹊筑巢的情况。

说喜鹊笨,一点都不冤枉,它筑的这个巢没有什么形状可言,就在那个长方形的铁架子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不断衔来的铁丝团和干树枝。在我的印象中,喜鹊窝应该 是用干树枝来修筑的,可这对喜鹊把旧铁

丝团和树枝都用上了。在这一点上,可称它们为因地制宜的高手了。筑巢的这两只喜鹊,每当衔来粗长的树枝和成团的铁丝,都要唧唧喳喳一阵子,然后才找来推去放到认为合适的位置上。有时也会出现意见分歧,树枝铁丝掉下去了也不再捡回来。

因为装修得简单,所用的涂料可能也简单了一点,完工后满屋的异味特别大。朋友们提醒我,那个异味就是甲醛,对身体很 有害,劝我一定要消散好异味后再搬进去。丝团和树枝都用上了。在这一点上,可称它们为因地制宜的高手了。筑巢的这两只喜鹊,每当衔来粗长的树枝和成团的铁丝,都要唧唧喳喳一阵子,然后才找来推去放到认为合适的位置上。有时也会出现意见分歧,树枝铁丝掉下去了也不再捡回来。

因为装修得简单,所用的涂料可能也简单了一点,完工后满屋的异味特别大。朋友们提醒我,那个异味就是甲醛,对身体很 有害,劝我一定要消散好异味后再搬进去。为了健康,我特别听话,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可是,那对喜鹊没有这个意识,巢筑得差不多就已经乔迁入住了。这时,我突然觉得也应该关照一下这两个小东西。于是,我们决定平时不开对着喜鹊窝的那扇窗,只找一些风大的日子开一开。这样,我们处理异味的工作延续了半年还多,虽然有些心急,但看见那对飞来飞去的喜鹊就无所谓了。

第二年的5月,异味终于散尽了,趁长假休息我们搬进了新家。搬进来不久,我们就发现那对喜鹊开始孵化小鸟了。因树枝、铁丝团等挡着,我们一直未能看清窝里究竟有几个喜鹊蛋,只看见它们俩轮流地卧在上面,尽职尽责,片刻不离。6月初的一天早上,女儿惊喜地告诉我们:“喜鹊窝里有小喜鹊的叫声了。”闻声,我们一个 一个地走过去倾听和观看。小东西的确孵化出来了,一个略黑沙哑、微弱而快频率的声音不断从窝里传出,已为父母的两只大喜鹊全在窝里,一边大声地乱叫着,一边围着一个小黑点不断在晃动,好像一对没有经验的年轻夫妇,面对突然出现的新生儿不知所措。小东西成长得还蛮快,不几天就能在窝里爬来爬去了。

因搬了新家,亲戚朋友们陆陆续续前来祝贺。他们一来,我们无一例外地介绍一下新房的格局,然后就带他们领到喜鹊窝的旁边,把喜鹊巢里的事当成家人一件新鲜事加以介绍。每当打开窗户,人的吵闹声传过去后,窝里的小东西就大声地叫闹起来,好像在讨要什么。一到这时,两只大鸟立即就飞过来,既不钻进窝里也不落到窝上,而在周围上下不停地盘旋。看过后,客人们都觉得很稀奇,断言这绝对是吉祥之兆,劝我好好养着它们。由于美好是我们人

类不能拒绝的期盼,人们的赏识和吉祥祝福使我对这一窝喜鹊越发在意起来。不久后的一个周日上午,我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突然听见喜鹊们杂乱的叫声。回头一看,已长成拳头大的雏鹊走到窝顶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两只大的左右前后地转来转去,不停地唧唧喳喳着。看来,两只大鸟很着急,正在努力将小东西往窝里撵。可是小东西就是不听话,老是往相反的方向挣扎。为不惊扰它们一家三口,我悄悄起

身走了出来,把宁静和自由留给了它们。过一会儿,吵闹声没有了,过去一看它们已经不在窝顶上了。随着雏鹊渐渐长大,它走到窝顶上,跳到窗台上散步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有时它的父母跟在左右,有时却放手不管了。这时我们意识到小东西就要飞走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天早上我和爱人出去锻炼,从楼前树下走过时看见它们仨正站在那棵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我俩开玩笑说,喜鹊父母这几天可能正领着孩子走亲串门,去与各路亲戚相认呢。那天下班我回来得有点晚,进家时快要8点了。爱人见我就说:“你那走亲串门的 小喜鹊已经飞走了,就在楼下飞一下跳一下地扑腾着,有两只猫紧紧尾随着它,可有一阵子了。”我说:“那就麻烦了,小东西可能要被猫吃掉……”

爱人不等我说完话,直接将我拽到阳台前,指给我看正在斗智斗勇的猫和喜鹊。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小喜鹊在楼下的花草和树枝间跌跌撞撞地跳着,它的后面不远处不远地跟着两只毛色深灰不一的花猫。它们的上面还唧唧喳喳地盘旋着四只大喜鹊,那叫声杂乱而急切,好像在呵斥那两只猫远离小喜鹊。这时一只猫紧跑两步向小喜鹊靠了过去,见此情景两只大喜鹊马上俯冲下去反复冲击那只猫。那只猫很是无奈,便摆动着尾巴不紧不慢地向一边走去。与此同时,另两只喜鹊也没有闲着,也把另一只猫赶向了别处。不一会儿两只猫又回过头来赶上小喜鹊,四只大喜鹊又是一阵俯冲急忙赶走那两只恶猫。它们的数量就这样反复着,我揪心地站在那里看着,突然才明白咱家的两只喜鹊原来叫来了两位朋友在帮忙啊!

不知不觉间天色暗下来了。爱人有些

着急,认为再不管它,小东西就会被吃掉,便和我商量:“能不能把小东西抓上来放进窝里?”我说:“抓是没问题,只怕怕上人味后它会被父母遗弃。这是小时候从大人那里听过的道理。”爱人说:“那也比眼看着它被吃掉好吧!”边说边找出一双白手套说:“这回回来了,下去把它抓上来吧!”我快速跑下去,从一个小树坑中把它抓了上来。这时的小喜鹊已经精疲力竭,除了张一张嘴连声也叫不出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俯下身去,伸手将小喜鹊放进窝里。随后又从电饭锅里抓起一把米饭撒进它们的窝里,希望小东西能吃上几粒,存继它微弱的小生命。

天色已经很暗了,但是小喜鹊的父母没有回到窝里来,仍在我抓到小喜鹊的那个地方撕心裂肺地叫着。我们巴望着那小东西叫出一声来,让它的父母回到窝里,不再担心和绝望。可是小东西就是没有一点声响,父母仍在那里叫着,直到10点多后才慢慢停止了叫喊。但它们没有回到窝里来,可能就守在那个地方过夜了。

那一夜,几只喜鹊的命运成了我最大的牵挂。我几乎是倾听着小喜鹊的动静熬过了一夜。大约是凌晨4点多吧,天刚刚开始泛白,喜鹊父母就在过夜的那个地方开始叫喊起来了。我静静地躺着,心想,这时小喜鹊若能叫一声该有多好啊,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喜鹊父母的哀伤和绝望。可是,小喜鹊仍然没有动静,没有任何的回应。我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越发忐忑不安起来。约在6点10分左右,大喜鹊窝里突然传出了气力较足的喳喳叫声。几秒钟后,喜鹊窝里就有了密集、杂乱而激动的唧唧声。我们知道这是悲极而喜的狂欢,是父母与孩子生死再见的言语。我爱人缓缓地舒了一口气气道:“阿弥陀佛,这下好了!”

这下真的好了,几天后小东西可以毫不费力地飞起来了。开始时,它跟着父母早上飞出去晚上飞回来,可再过几天后就不见回来了。只有那对大喜鹊仍旧还回来,仍旧还时而在屋顶,时而在窗台,时而在斜对面楼顶上站上一会儿,叫上一阵,告诉我们它的存在和亲近!

为使这对喜鹊更有家的感觉,我买来些玉米糗儿,第二天早上当那对喜鹊站到斜对面楼顶叫喊时起抓起一把撒到窗台上。晚上回来发现玉米糗儿被吃光了。于是,我每天早上在窗台上撒一把玉米糗儿,供它们随时食用。有时它们站在那里看着,有时还迫不及待地叫上一阵。可是,不知它们心理素质差,还是偷吃他人东西总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它们都像小偷一样趁我们不注意才来狼吞虎咽地啄食……

看来,心灵是人和动物最远的距离啊!

少数民族文艺

与喜鹊的故事

□特·官布扎布(蒙古族)

身走了出来,把宁静和自由留给了它们。过一会儿,吵闹声没有了,过去一看它们已经不在窝顶上了。随着雏鹊渐渐长大,它走到窝顶上,跳到窗台上散步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有时它的父母跟在左右,有时却放手不管了。这时我们意识到小东西就要飞走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天早上我和爱人出去锻炼,从楼前树下走过时看见它们仨正站在那棵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我俩开玩笑说,喜鹊父母这几天可能正领着孩子走亲串门,去与各路亲戚相认呢。那天下班我回来得有点晚,进家时快要8点了。爱人见我就说:“你那走亲串门的 小喜鹊已经飞走了,就在楼下飞一下跳一下地扑腾着,有两只猫紧紧尾随着它,可有一阵子了。”我说:“那就麻烦了,小东西可能要被猫吃掉……”

爱人不等我说完话,直接将我拽到阳台前,指给我看正在斗智斗勇的猫和喜鹊。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小喜鹊在楼下的花草和树枝间跌跌撞撞地跳着,它的后面不远处不远地跟着两只毛色深灰不一的花猫。它们的上面还唧唧喳喳地盘旋着四只大喜鹊,那叫声杂乱而急切,好像在呵斥那两只猫远离小喜鹊。这时一只猫紧跑两步向小喜鹊靠了过去,见此情景两只大喜鹊马上俯冲下去反复冲击那只猫。那只猫很是无奈,便摆动着尾巴不紧不慢地向一边走去。与此同时,另两只喜鹊也没有闲着,也把另一只猫赶向了别处。不一会儿两只猫又回过头来赶上小喜鹊,四只大喜鹊又是一阵俯冲急忙赶走那两只恶猫。它们的数量就这样反复着,我揪心地站在那里看着,突然才明白咱家的两只喜鹊原来叫来了两位朋友在帮忙啊!

不知不觉间天色暗下来了。爱人有些着急,认为再不管它,小东西就会被吃掉,便和我商量:“能不能把小东西抓上来放进窝里?”我说:“抓是没问题,只怕怕上人味后它会被父母遗弃。这是小时候从大人那里听过的道理。”爱人说:“那也比眼看着它被吃掉好吧!”边说边找出一双白手套说:“这回回来了,下去把它抓上来吧!”我快速跑下去,从一个小树坑中把它抓了上来。这时的小喜鹊已经精疲力竭,除了张一张嘴连声也叫不出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俯下身去,伸手将小喜鹊放进窝里。随后又从电饭锅里抓起一把米饭撒进它们的窝里,希望小东西能吃上几粒,存继它微弱的小生命。天色已经很暗了,但是小喜鹊的父母没有回到窝里来,仍在我抓到小喜鹊的那个地方撕心裂肺地叫着。我们巴望着那小东西叫出一声来,让它的父母回到窝里,不再担心和绝望。可是小东西就是没有一点声响,父母仍在那里叫着,直到10点多后才慢慢停止了叫喊。但它们没有回到窝里来,可能就守在那个地方过夜了。

那一夜,几只喜鹊的命运成了我最大的牵挂。我几乎是倾听着小喜鹊的动静熬过了一夜。大约是凌晨4点多吧,天刚刚开始泛白,喜鹊父母就在过夜的那个地方开始叫喊起来了。我静静地躺着,心想,这时小喜鹊若能叫一声该有多好啊,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喜鹊父母的哀伤和绝望。可是,小喜鹊仍然没有动静,没有任何的回应。我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越发忐忑不安起来。约在6点10分左右,大喜鹊窝里突然传出了气力较足的喳喳叫声。几秒钟后,喜鹊窝里就有了密集、杂乱而激动的唧唧声。我们知道这是悲极而喜的狂欢,是父母与孩子生死再见的言语。我爱人缓缓地舒了一口气气道:“阿弥陀佛,这下好了!”

这下真的好了,几天后小东西可以毫不费力地飞起来了。开始时,它跟着父母早上飞出去晚上飞回来,可再过几天后就不见回来了。只有那对大喜鹊仍旧还回来,仍旧还时而在屋顶,时而在窗台,时而在斜对面楼顶上站上一会儿,叫上一阵,告诉我们它的存在和亲近!

为使这对喜鹊更有家的感觉,我买来些玉米糗儿,第二天早上当那对喜鹊站到斜对面楼顶叫喊时起抓起一把撒到窗台上。晚上回来发现玉米糗儿被吃光了。于是,我每天早上在窗台上撒一把玉米糗儿,供它们随时食用。有时它们站在那里看着,有时还迫不及待地叫上一阵。可是,不知它们心理素质差,还是偷吃他人东西总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它们都像小偷一样趁我们不注意才来狼吞虎咽地啄食……

看来,心灵是人和动物最远的距离啊!

小骑手们个个双脚蹬住马镫,急速奔跑当中,他们的两腿紧紧夹住马背,几乎从不坐在马背上,远远望去就像站在马背之上。头上扎着的红绸缎被风拉成一条直线,手中的鞭子从来不会抽打马儿,只是在马头两侧旋绕,马儿也心神会,一路地命飞驰。将要到终点时,你会看到跑在最前面的几匹神骏的主人,一定都是些年轻的孩子。他们的身姿与强壮的骏马形成很大反差,越发显得骑手的娇小,因而会引来无数贪婪的镜头。

赛马一般会持续一两天才能进行完,紧接着最激烈也最有趣的赛骆驼马上要开始了!骆驼只有大户人家才会饲养,实力不济的人家养不起。骆驼不像马那么慧通人性,骆驼的脾性倔强刚烈,也很难调理,参加比赛其实有些为难它们。正因为如此,赛驼的骑手更是非成人不可的,而骑手的手中必然握着一把粗大的皮鞭。赛驼的速度并不比赛马快,观众们却都显得很兴奋。骆驼奔跑起来上下颠簸得厉害,气喘吁吁的,快到终点时更是连吼带叫,嘴边上白沫乱甩,蹄下尘土飞扬,观众哄笑着欢呼着拍手画圈,场面非常热闹!如果说赛马有严肃认真和较劲儿的一面,那么赛骆驼干脆就是为了好玩儿、为了欢乐!你想,在冰雪覆盖的大荒野上,蒙古人过春节过“查干萨日”白月节,除了享用美食美酒外,冬野上的冰雪那达慕就是他们的集体狂欢了!

这些年里,我也曾多次去到隆冬时节 的乌珠穆沁草原上,在一户牧家住下,几天里和老朋友们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太阳出来了,就去享受那摔跤射箭赛马赛驼的群体欢乐。傍晚一到,就盘腿围坐在热腾腾的炉火旁,香醇的奶茶、各色的美酒,伴着悠长深远的蒙古长调,我的心在亲切火热的熏陶下深深沉醉着。其实不止是在内蒙古草原,从茫茫兴安岭向西,一直到天山山脉南北,但凡是在游牧人生活居住之地,白雪冬野上上演的类似冬日那达慕的白月狂欢早已是草原人度过漫长严寒生活的最好方式了。

绣花的祖母

□龙宁英(苗族)

等。他的歌声有时候舒缓,有时候悲壮,火坑边团聚的朋友和亲人,听得如醉如痴。他年幼的女儿,沉醉中感觉一丝难以触摸的心绪在心底浮动,夏天里跑进她的心底筑巢的蝴蝶花鸟,像酒酿出了美酒,要沿着糟糟汩汩流出,像蚕儿已经抽丝结茧,即要破茧化蝶。冥冥中,她仿佛听见了神谕一般的歌唱:“绣一朵花吧,我们的花朵,在巨大的冬天里,迎着冰雪盛开,有凤凰的体温,有明月的宁静,有英雄的箭镞!”

仿佛命定一般,她从篮子 里拿出五彩丝线,开始刺绣。剪纸的图样、碣石颜料描绘的图样,任她按照自己喜欢,想绣什么颜色就配什么颜色。红色的花,绿色的叶,紫色的或者棕色的脉径,还有斑斓的蝴蝶小鸟、鸾凤鸳鸯、狮子麒麟……她坐在小阁楼上的木格子窗下,飞针走线。白天,有阳光照进来;晚上,有月光照进来。夏天,有风吹进来;冬天,有小鸟飞进来。经常还有木叶和苗歌,也有

这边风景是我记忆中的风景,它也许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仍然一幅一幅存活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那么鲜活,闭上眼就一幕幕映放在脑子里,给干枯的日子稍许滋润。

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双版纳。那时那里的人很少,雨很多,雾很大,太阳很亮,山野很绿。我刚从学校出来,分到西双版纳当一名乡村医生。每天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观看着与别地迥然不同的风景。或丽日蓝天,或星汉灿烂,或晓雾氤氲,或豪雨如注,在椰林傣寨的映衬下,绝对是别一样的感受。那些日子,我经历了西双版纳自然生态最美丽的岁月。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一年不分四季,只有干季和雨季。

先说雨季。大约是每年五六月份,干季最后的晨雾不知何时消失。湛蓝的天空中那阔别一年的大朵白云悄然而至,每朵都如思索的大脑,计划着怎样把正在酝酿的第一场豪雨洒给每一朵野花,每一株小草,并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收起干季里每天夜里都要盖在山林和坪坝上的厚厚的雾的被子。这种有模有样的白云飘浮,聚集,当它由白变黑时突地被闪电撕开一个口子,沉重的雷滚过之后,倾盆大雨酣畅淋漓,痛快之极。而且它见好就收,绝不是绵绵扯扯,一下几天的“黄梅雨”。大雨之后,乌云复又由黑变白,两朵云彩之间透出一小片水洗后的湛蓝天空,灿烂的阳光经云缝射下,照亮了尚未来得及收停的最后几根雨丝。时有一道七彩的虹,升起在水洗过的雨林的上空。湿漉漉的青色炊烟尚在竹楼上升缓缓升起……

豪雨之后便是丽日蓝天,如是每日反复两三次。充沛的雨量,灿烂的阳光,流油的黑色腐植土在雨季之后,使丰收成了定局。农民雨季来时插上秧苗,不用施肥,不用薅锄,只等干季来临时去收割。荔枝、芒果、椰子、菠萝……一个雨季的雨水和阳光已使它们胀满了甜蜜。有些你甚至不用去播种耕耘,大自然就慷慨地附赠赠送。记得我当年住的竹篱下,每年雨季开始,便会长出牵牛、蔓萝,太阳一出,纷纷开出娇艳的花朵。还有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野生小米辣,不知何时已从墙根窜出,想吃了,搞两个研碎放在汤里,热烈而鲜辣。

到9月,雨季悄然结束,开始了干季。

相对于雨季的热烈和豪放,西双版纳的干季似乎是含蓄而又静谧的。阵雨、豪雨由每天三五次逐渐减少到一天一两次,最后终于停止。某日,在灿烂阳光之后的一个夜晚,你会发现天空再无光影,在随后的日子里,夜空如黑色天鹅绒般有一种柔软的质感,璀璨的星星每一颗都像钻石般闪烁,偶然有一颗流星划过。夜风过后,可以听到远处傣寨里隐隐的象脚鼓和芒锣声,间或老林里传来小麂子的叫声:“倅!倅!”当一切又复归平静时,远远地,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声音传来:“哗——”是小河的哗响?是椰叶的摆动?抑或是所谓的“天籁”?总之,只有在那时的西双版纳才听得到这美妙的大自然的呼吸。

午夜,大自然似乎也入睡了。夜雾悄然从林间、山峦、坪坝缓缓升起,并弥散开来,最后覆盖了整个大地和天空,皎洁的月色透过浓雾像是磨砂玻璃透出的那种乳色的朦胧。到子夜,你会听到 大雾凝成的水滴从芭蕉、大青树上滑落,敲响着每张叶片。这时会无端地想起李清照的《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如今,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只是这不是细雨,而是大雾,毫无惆怅感,感到的只是一种溼溼的温馨和滋润。

第二天一早,远处的竹楼、椰树、缅寺都看不见了,一切笼罩在乳白色的浓雾中。只有早起的傣家姑娘捣米的木铎声从大雾中传来,然后是“叮咚”“叮咚”的木铎声,有牧童吃着牛群从寨子里出来了,还有汲水姑娘婀娜的身影……如果这时走在路上,会觉得那大雾很是特别。它有形,一粒粒,细小如针尖、麦芒,如撒出去的糯米粉。那肉眼可辨的细小的颗粒一会儿就可以弄湿人的睫毛和眉毛,很快,整个脸都湿润了。难怪无雨的干季万物仍然那么葱茏、繁茂,靠的就是这无声无息的大雾滋润啊!

在干季的每一天,这大雾一直要到午夜到翌日正午12时才开始消散。最先觉察到阳光的是那栖在高枝上的鸟群,它们开始唧唧喳喳地叫着,在第一缕阳光中打开张雾气弄湿的羽毛,然后呼啦啦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双翅映照阳光,仿佛一片飞翔的红云。正午12点一过,浓雾会在不知不觉中全部散尽,蓝天像水洗过一般滋润、清新,远处的寨子、竹楼、缅寺、椰子树……一切仿佛在水晶球里面看到的,变得那么清晰、明亮。阳光下一天的生活便这样开始了,直到晚上12点夜雾再次升起,日子便如是循环。

我怀念这些风景。西双版纳雨季和干季的风景。逝去的风景。说其逝去,不仅是时间上的流逝,更重要的是,在空间上也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1956年,我刚到西双版纳,那时每一个寨子都有自己的生态保护林——“龙林”,龙林连着山上的热带雨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现在几乎每个寨子的龙林都被砍光了,甚至连天然的热带雨林也只能在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里才能看见。

村寨里的竹楼也罕见了,代之的是砖混、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城镇化引来了南海北各行各业的移民,首府景洪市已成为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现在,静静的月光下再也听不到远方小河的哗响和咚咚的象脚鼓声,代之的是歌厅里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和闪烁的霓虹灯。

如今,曾经滋润过我的青春的那白糯米粉似的雾还有没有?不久前翻阅报纸,一张照片和一段说明文字赫然出现在眼前。照片是一条大街上有一辆类似洒水车似的东西,说明文字写道:“为净化城区空气质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市委市政府引进降污效果突出的‘雾博士’环境空间净化系统。”以往大雾弥漫的景洪,现在却要靠“雾博士”来造雾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一幕幕映出的是逝去的风景。我怕连我自己也会忘记这些风景,当即把它记录如上,以证明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这样的风景:海蓝的天空、雪白的云、米粒般的雾、银弦似的雨丝以及太阳鸟红色的翅膀……

往日的风景

□张

长(苗族)

木格子窗口飞进来,带着无限的温馨和甜蜜缭绕在我的耳畔。岁月陪伴着她,花儿鸟儿陪伴着她,一年,两年,三年,她不愧不忙,一针一线,在静静的岁月里,静静地描绣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此刻,是谁的歌声在岁月深处响起来了呢?带着春天的味道,酒一样醉人:“温暖的风从木格子窗轻轻吹吹/三四年级的女子啊/紫色的喇叭花/在你的指缝间细细的呼吸/枝蔓儿踩着蝙蝠的翅膀生长/期冀的梦 骑着小山羊/吹着悦耳的竹笛”

祖母衣袖上的袖套,是白底黑花的数纱绣,上面是一个娃娃顶着斗篷坐在一匹全身长着长毛的雄狮背上,狮子横在他嘴边,悠悠地吹。那匹凶猛无比 的雄狮此刻好像驯化过一般,在孩童的阵阵笛声里低垂着耳朵,凝神聆听,周边还有无数的小鸟和蝴蝶,随着悠扬的笛声翩翩起舞,整个画面充满了和谐吉祥的神话意境。我想,一个人即使心中充满了仇恨,此刻看见这样的构图,他坚硬的心定会被吹软,灵魂在沉醉中升华。

挑纱,也称数纱,数纱而绣,不用底稿,不用像刺绣那样在绣布上画样或贴纸样,依据绣布的经纬线入针,它的技法特点是反面挑正面看,用十字绣为基本

“坐在火坑边纺纱的,是我的祖母,坐在窗子前绣花,是我的祖母。从12岁到80岁,一缕针七彩线,是智慧在风雨里行走,是血液在布面上洒开……”春天,一首题为《祖母》的苗歌,把我带进一个针线游龙的苗绣世界。一朵花、两只蝴蝶、一只飞鸟,一对狮子、两个鲜艳的樱桃……五彩缤纷,眼花缭乱。

此刻,我的眼光聚焦在一套清末民初的苗族女装上,衣装的布料是自己织的家机土布,布面平滑,土染染的淡蓝的色泽有一种厚重感,衣襟和袖口、裤脚镶了绣工精巧的苗绣花边,那色彩斑斓的图案使得整套服装显得飘逸。这是祖母留下来的。可以想象,当年她穿着这套 时装时是多么的端庄俊美、秀丽可人。我听祖母说过,我们苗家女子的衣裳,除了请裁缝缝制成衣之外,从种棉、养蚕、纺纱、织布、描制图样、绣成花边,再将花边镶嵌到衣、裤、裙上,所有的工序都是她们自己亲手所做,一丝一线,一花一 朵都凝聚着她们的智慧和汗水。

祖母说,她第一次拿起绣花针绣花的时候,刚满7岁。那年夏天,山里的地枇杷发芽一样地成熟,醉人的芳香蛇一样在阳光下游移,然后绕过竹林子,钻进了她和弟妹们玩耍的厢房。她忍不住就取出挂在柱子上的竹篮,准备帮姐妹们

去山里翻摘地枇杷解馋,临出门时母亲告诉她说:“女孩子做事要记着:山里讲话手打卦心里琢磨一下,你到山里面翻地枇杷时,莫忘记捡拾一些绣花底样,等以后绣花时需要什么图就有什么底样了。”绣花底样还能到山里面捡吗?她有些想不明白,用探询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母亲,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走到潺潺的小溪边,她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悠悠地飘来,凝神细看,见溪岸上有从淡蓝色的花朵儿站在溪流边颤动着粉嘟嘟的蕊儿,香透人的灵魂。小年纪的她,开始用心打量眼前的花草草,她看了一遍,觉得晃眼,又用心再看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她的眼睛模糊起来,忽然发觉,眼前这些花草好像是母亲衣裤花边上的那些家伙偷偷溜出来玩耍了。

这些色彩斑斓的花花草草,她必须带它们回家。可是,当她伸手拉住它们的时候,那朵粉红的小花仿佛失声叫起来:“姐姐别扯,我痛!”这时候一阵微微的风吹来,冥冥中还夹着细细的低语。她闭起眼睛,心窝一下子豁然开,从那淡蓝色的花朵,还有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的蜜蜂,树枝子上蹦跳的喜鹊,水里面嬉戏的鱼虾,此刻都排着队络绎地走进她的心底里来,在那里筑巢了,唱歌

了,起舞了。

冬天,下雪了,漫天飞舞的雪啊,天地一片白茫茫。这时候,人们不再外出做事,他们从四村八寨往山坡上一户青瓦木墙的人家聚拢。房子的主人已在堂屋生起了一堆旺火,请大家团团转坐一圈,这是他们接待客人的方式。那位英俊又善良的男主人用唱歌的语气对客人说:“我们村子和村子相接,我们寨子和寨子相连,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们都是我的亲戚。是一家亲戚,就成一村的族亲;与一屋人交往,就与一寨人相关联。朋友嘛,要人相陪,客人嘛,要人做人。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去烤火取暖,你们来了,我们一起讲古谈天!”这位能说会道的男主人,就是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是一名祖传几十代的巴代(祭司),他懂医药,能把脉治病,会祭祖唱歌,他唱的歌都是古歌,有《开天辟地》,有《太阳火火》,有《阿剖果尤》,还有教育晚辈尊老爱幼、团结和睦的道理等